

呂東萊文集

七





呂東萊文集

(七)

呂祖謙撰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集文萊東呂  
冊七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撰者 呂祖謙

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街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 
長沙南正街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
各埠

#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八

## 孟子說

孟子爲卿於齊。夫旣或治之。予何言哉。須要看此兩言。方得與小人處之法。言王驩若出弔。事曉不得。我亦自與他說。不說與他時。是辱君命。失國是彼旣偶然。已自曉得。又何須說與他。蓋孟子有公事無私言。公事有未曉。不與之言。則辱君命。固是不可。若公事外。又與他私說。便失待小人之體。兩者須子細看。後世之待小人。若太過。則與之共事時。公事亦不與言。不及時。往往私事亦與之言。看此兩句。見待小人。須當嚴。大抵我與小人。不與言甚易。惟同事共塗。往返千里。不與之言。便見得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。大抵君子不幸與小人共處。自公之外。不可與言。王驩旣能自治其職矣。孟子肯與之言乎。吾甚慚於孟子。此是齊王悔過之心。方動良心。發見處。此是一大機會。人主之意。一回。則天下之勢亦回。正生靈之幸。宗廟之福。當此時。得一正人正救之。其益豈不甚大。而陳賈乃以諂諛之言。塞其良心。此最可惜。陳賈引周公事來見孟子。自謂孟子必諱周公之事。使孟子不分明說周公之過。陳賈必將以不仁不智來難孟子。孟子卻先自道了。句句出陳賈意外。今世學者。亦必言周公無過。孟子直言周公之過曰。周公弟也。管叔兄也。周公之過。不亦宜乎。此最要人玩味。是周公之過。爲兄而過。名雖爲過。其實乃是孝悌之心。發見處。與孔子說丘也幸。苟有過。人必知之。氣象正同。

孟子去齊。尹士語人曰：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，止士誠小人也。大抵聖人之心，非賢人之所能測。賢人之心，又非常人之所能測。尹士以淺心狹量，私意臆度，窺測孟子，觀其立三說以難孟子，自以爲孟子無所逃，殊不知孟子之恢廓廣大，非尹士所能測。正如以黃雀之網而欲網垂天之鵬，豈不愚哉！高子以告，高子雖是孟子弟子，然受教於孟子者淺，亦未能深信孟子。已爲尹士之言所動，如孟子之與孔子，雖均是倡道，然孟子之門弟子終不若孔子弟子知聖人爲甚深。如叔孫、武叔、毀仲尼子貢卽時自關之，何嘗以告孔子。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，以其不足對，亦不告孔子曰：夫尹士烏知予哉！此已下是孟子答之之辭。尹士疑孟子出晝之稽滯，若是常人，必須分說我緣甚事，所以遲遲而孟子方且以爲速，可見孟子念念不忘君之心，自此以後一話一言一起一伏，熟去涵泳，自可見得孟子忠厚愛君之氣象。觀尹士之問，如疾雷奮電，迅激如此，而孟子之對，渾厚和緩，如在春風和氣中，二人氣象便是判然。如曰千里而見王，是予所欲也，見得孟子愛君之本心，如此之切，至於不得已而去，猶曰王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，其心愈可見，至於出晝而王不追，然後浩然有歸志，以孟子待齊王，如此誠厚，而齊王待孟子，反如此之薄，此孟子所以有去志，使常人至一不見用，則憤然引退，歸心一動，則雖萬夫不可挽而回，然孟子到此，去心略起，而愛君之心復還，故又曰：予雖然，豈舍王哉！王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，是孟子之心，若得齊王略改，便欲復歸，其愛君之心，再三不忘，憤疾之心，孟子元不曾有，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！此以下，卻是箴尹士之失，惟孟子分別曉了，切中尹士之病，故尹士聞其言，亦爲之歎服。

故曰士誠小人也。知尹士以私心測度。孟子固是不是。而高子爲尹士之言所動。亦是不知孟子。然而因高子之問。得孟子諄複詳說之提撕警發。使後世知臣子愛君之心。當念念不忘。此亦高子之力也。昔人有以屈原作離騷。可配風雅者。亦以其有念念不忘君之心。觀離騷一篇三致意。始言高飛遠舉。鴻濛廓落。神仙幻化之術。中言富貴華麗聲色音樂。世間可喜之事。終曰三江五湖洞庭彭蠡。世間游觀之樂。三者皆不足以解憂。而終歸於愛君。後世稱離騷爲詞賦之祖。以此也。雖然。屈原有愛君之心。固是善。惜乎其發之不以正。自憤怨激切中來。其言神仙富貴遊觀。已是爲此三件動也。故託辭以自解。本是怨怒。卻反歸愛君上來。若孟子則初無此心。其言語始終和緩。皆出於正。此屈原、孟子所以分。尹士之言。雖出於一時之狂狷。亦君子之病。特不可以測度孟子耳。若後世。雖有直諫者。徒多至於怨。懟。皆是不曾講究恕之一字。但只責君不能容己。殊不知己不能容君。如朱雲、褚遂良輩。君一有訶譴。便至於折檻納笏。後人看此二事。多以爲君不能容臣。不知臣不能容君。君不能容臣。其失固明。臣不能容君。此亦害事。以恕字觀之。則遂良亦自有可責。學者欲講求事君之道。須是平時開廓。心中能容人。乃可。

滕文公爲世子。止周公豈欺我哉。世子復見孟子。未嘗言語。如何便以爲世子疑吾言乎。蓋孟子於世子眉睫之間。自見其疑性善之說。如神醫之治病。望而知其受病之原。故孟子告之以道一而已矣。又舉成鬮、顏淵、公明儀之言以證之。夫三子之言。惟顏淵之言。氣象安泰。孟子止舉顏子之言。以曉之可也。

何必兼三子之言而舉之。此孟子教人之深意也。如醫者之下藥。各有次序。初舉成疇之言者。欲使文公去其畏心而廣其志氣。如下一服。瞑眩藥而瘳疾。若不下第二服。以平補之。則向之瞑眩。必復爲害。是故孟子次舉顏子之言者。下第二服藥也。使世子之氣平而安適。病旣已去。又必賴第三服藥。以固養之。故孟子終舉公明儀周公豈欺我之言。以固世子之信心。如下第三服藥。使已平之疾。過加固養。不至再發。則終身無患。此有以見孟子所以教文公。其緩急皆有先後。不可少差者也。

陳代曰。不見諸侯。宜若小然。觀陳代之問。已足見孟子器量高深處。不仁者不敢登其門。不義者不敢造其室。蓋大抵人須使人來面前。凡非所當爲之事。欲言而不敢言。觀陳代之言。如此曲折。亦足以見其將言而囁嚅。

志士不忘在溝壑。止孔子奚取焉。讀上兩句。須著意看孔子奚取焉一句。大凡人須辦得此一著地位了。方可處事。自今觀之。此句慷慨然如秋霜夏日之嚴。孟子卻如何說道。孔子奚取焉。蓋辦得一箇死地位。固是死。若死非其招而往。則徒然死於不往。則爲正當。中庸曰。爵祿可辭也。白刃可蹈也。中庸不可也。非其招不往。乃是得中庸處。

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。王良初用師法之正。故往而不獲一禽。乃命以爲賤工。王良言。我非不能。蓋以正不以詭。於是。以詭得十禽。此如晏子治邑。初三年。齊景公責其不治。欲代之。晏子曰。吾知爲邑矣。遂出爲邑三年。專事左右。未及三年。晏子朝。君下堂而迎之。晏子曰。臣初三年。但知治民。不知治左右。此

君所以欲代也。後三年。但知治左右。而不知治民。而君迎勞如此。以此觀王良氣象。亦未爲失。大抵人之所爲。患不能合於道耳。苟在我既已盡合於道。縱人不我知。而我盡御之道矣。雖不獲一禽。可以無愧。何必詭遇以曉於人。是有以見其自信者輕。今有人於此。君子人也。人以其不能智數。巧詐爲病。則必自試其能。然後語人曰。吾非不能也。前日之所不能者。不欲爲也。殊不知彼小人之事。君子豈以能此爲榮。而不能爲病哉。以不能此爲病。則非君子矣。

景春曰。公孫衍。張儀。豈不誠大丈夫哉。大凡君子之教人。必隨其量。如景春之識見卑下。使遇子路。子路必不對。而孟子不以其識見卑下。猶委曲教之。此見孟子樂於教人處。

周霄問曰。古之君子仕乎。若後世儒者答時。多說謀道不謀食。富貴如浮雲。軒冕如土芥。仕不足道。如此則不起發人意。又只以爲君子看爵祿輕。故放得下。我待得爵祿重。故放不下。我豈敢自比君子。孟子之對。則不然。反告以君子急於仕。有甚於衆人。聞者必謂君子於仕反急。如我何。故不肯輕進。必須疑駭。求其說而不得。然後徐因其疑而告以穴隙之譬。使知君子急於仕如此。苟不是分明見得。有大可恥者。亦何苦不仕哉。聞者安得不感悟。此孟子教人變化之妙用。

聖人既竭目力焉。繼之以規矩準繩。雖心思有餘。亦必加以法度。作聰明亂舊章者。烏足以知此。

孟子曰。愛人不親。反其仁。止自求多福。聖門之學。皆從自反中來。後世學者。見人不親。不治。不答。只說枉了做許多工夫。或說好人難做。此所以工夫日退一日。聖門之學。見人不親。不治。不答。反去根原上做。



工夫所以日進一日。蓋仁者愛之原。敬者禮之原。孟子又言非特三事如此。凡事有齟齬。行有不得處。盡反求諸己。使表裏相應。而後可。如一分未盡。便有齟齬。如果然十分正當。天下自然歸之。詩曰。永言配命。自求多福。命。天命也。天命流行不息。配命則純亦不已。多福者。百順之名。本不在外。自求而已。大抵天下事。果不在外。只緣人信不篤。孔子所謂求諸己。求諸人。正是邪。正聖賢君子。小人分處。孟子此段。乃學者切要工夫。

居下位而不獲於上。止不誠。未有能動者也。孟子此段。蓋自末至本。居下者固欲有獲於上。不知所以獲者。自有道。擊毬曲拳。豈足以獲於上。甚者乃云我能取信。自然獲於上。不知其平日之心不誠信。安能一旦爲誠信。須是平日見信。然後可。故曰。不信於友。不獲於上矣。信於友者。又須是能悅親。如不能悅親。於朋友交際間。雖有誠信。而非發之於內。常時固可遮藏。偶然遇一大君子。則不能揜。故曰。不悅於親。不信於友矣。悅親有道。非三牲五鼎爲足。悅親。須是承顏望色。方爲悅親。又須是出於誠。誠者乃與生俱生。固結而不能自解。故曰。反身不誠。不悅於親矣。誠身有道。孟子此章。一句緊一句。漸漸入來。蓋明善乃理之極。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。所以相繼者。亦不過明善。於明善之外。更無所加損。故曰。不明乎善。不誠乎身矣。止是要從近處看。今之人。其於事親從兄。事上交友之際。固有時乎中理。然有時又差了。蓋雖到九分九釐。盡有一毫差。則併前都差。如行九十九里。忽差路頭。則都不濟事。此所以要明善。明善。要明得盡。

恭者不侮人。儉者不奪人。恭儉之弊。必至於侮奪。蓋恭必過禮。見不當加厚禮之人。亦以厚禮待之。是侮人也。儉必吝嗇。於所當予者。或不盡予。是奪人也。唯中禮。乃可爲恭儉。

父子之間。不責善。非置之不問也。蓋自常有滋長涵養良心底氣象。

孰不爲事。事親事之本也。事非專於奉事之事。政是一舉足一發言。不敢忘父母之意。蓋念念常以親爲事也。

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。止克有罪。孟子謂樂正子曰。止而以饋啜也。樂正子。善人也。信人也。孟子聞魯欲使之爲政。喜而不寐。乃門人之最高者。大抵學者分守甚嚴。最不可苟。樂正子豈不知王驩是便佞之人。必非從之求爵位。其從子敖本是欲見孟子。一時貧乏。不免依附。不知從子敖後操縱便在其手。被他牽惹轉動不得。故必待舍館定。然後得見孟子。孟子又言。我不意子學古之道。而以饋啜也。此正坐樂正子罪。徒饋啜耳。非是爲干祿。既非干祿。便見處之不審。於苟字上。看不破。學者於義所不當爲者。纖毫不可苟。才苟。就便有轉移抽身不得處。樂正子本是欲見孟子。一爲饋啜。已入陷穽。況自饋啜至利祿。自利祿至權勢者乎。伊尹一介不以取諸人。正懼此耳。

仁之實事親是也。止樂則生矣。仁。是人之本心。渾然一體。至從兄則有等差品目。此乃心之運用。故爲義。要之。仁義只是一體。樂則生矣。此生乃精神生動之生。亦如言此物有生意。

仁之實事親是也。只如此說。於己不相干。須實就事親上看。則方真知此是仁之實。

仁之實、義之實一段。須看實字。弗去是也。學者欲爲仁義。須於事親從兄上體察。此心又須是弗去。孟子告齊宣王曰。君之視臣。止寇讎。何服之有。君臣本非論施報之地。君雖不仁。臣不可以不忠。父雖不慈。子不可以不孝。此天下之常理。申公謂王氏於孔子對齊景公問名。添則字云。君不君。則臣不臣。父不父。則子不子。以爲王氏啓後世悖逆之端。自今觀之。王氏之說。與孟氏之說。大略相似。前輩卻不敢道不是。學者正當講究。蓋孟子是言於宣王之前。而王氏解經。以詔後世。此所以邪正自辨。蓋戰國之時。齊王正待臣之薄。故孟子以苦言藥之。而王曰。禮爲舊君有服。王發此問。蓋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己。一向於人上求之。故孟子不得不極救其失。此蓋孟子見王專求於臣。故孟子亦專求於君。故曰。諫行言聽。止何服之有。欲宣王知臣道不合而去。君猶未敢絕之。今臣有故而去。則加以三無禮。宜其以爲寇讎而不服也。觀孟子之言。似覺峻厲無溫厚和緩之氣。何也。蓋孟子之言。有謂而發。蓋適戰國之時。齊王之病已深。使孟子不苦其言。則其病不瘳。譬如桔梗。猪苓。雖不如參朮之上品。而亦視時爲主。蓋其病深者。其藥不得不毒。其過甚者。其言不得不峻。然使孔子遇齊王。必有不費藥石。不動鋒鏑。自然啓發之理。此又卻是聖人事。

中也。養不中才也。養不才。止其間。不能以寸。大抵天賦人以才。乃是使教未通者。若自有其才而不以告人。是負天所賦我之意。且如有一鄉之才。是一鄉之耳目。有一州之才。是一州之耳目。夫中也。養不中。止不能以寸。蓋人本一般。只是有通不通。若教得彼通。未必不反通於我。非特有益於人。亦於己有益。

如中與才者。棄其中。不才則雖能有於己。然既負天所賦。則賢不肖相去能幾何。雖然。如此亦須識。並行不相悖之理。若情意未孚。但當委曲開誘。使其自知所向。不可強之而反以取辱也。

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。止非行仁義也。孟子之意。蓋謂人之初生。飢食渴飲。趨利避害。與禽獸爭得不多。然人之所以爲人者。只是爭這些子。人既只有這些子。庶人卻去之。便是與禽獸爭不多了。惟君子能存之。學者最當看幾希二字。庶物者。天地山川。飛潛動植。無非物也。人倫者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。卽人倫也。人之身皆日見庶物。自不能明。日在人倫中。自不能察。惟舜獨能明。獨能察。此孟子舉切要處。教人當於明察二字上留意。然舜之明。非是後世以察爲明。舜之察。非是後世太察無徒之察。但行其所無事。故孟子謂舜由仁義行。此下兩句與上兩句一般。然此一段。孟子前既說君子存之。只以舜爲證。後人看之。卻以君子存之爲得之淺。舜由之爲得之深。遂分君子聖人。聖賢本一理。正不如是。而今人觀舜。只典謨看舜。如何會見得舜。卻不於目之所見。身之所履求舜。故孟子舉目前道理。教人學舜下手處。

禹惡旨酒。止坐以待旦。大抵惟是識聖人者。方始說得聖人分明。若不識聖人者。皆不敢於平常處看聖人。惟孟子識聖人破。故敢指日用平常事。言聖人。且如揚子不見聖人。故臆度聖人。乃曰。聖人聰明淵懿。冠乎羣倫。卻把大言語包羅。意要說得聖人著。今若要識聖人。須是把識聖人底。及聖人自說底言語看。如孔子曰。出則事公卿。入則事父兄。喪事不敢不勉。不爲酒困。若把與今人看。止是常事。孔子爲

孔子只是如此。大凡常人於習俗之中有味。聖人於冷淡之中有味。聖愚只是倒轉過。所以惡旨酒。好善言。然非止此二事。大率當以此推之。湯執中立。賢無方。而今人都不識。纔說中時。便有方了。且如一室才指定中。便是有方。聖人於事事物物。無不有中。唯湯以中存心。故天下亦皆如湯。此所以立賢無方。文王視民如傷。常人只知一身痛痒。若稍疎遠。便不覺。唯聖人通天下一體。故能如此。望道而未之見。如趙岐說。以後世心量文王。都小了。文王此卽是之德之純。如易用九無首。孔子謂丘未能一。皆是一般氣象。若自以爲見道。便不是天德。武王不泄邇。不忘遠。人皆言近易遠難。殊不知遠近一理。豈有能治近而不能治遠者。是心苟存。則遠近皆舉。今人所謂近治。不過以文法束縛。非真能治近也。故遠亦不能治。周公思兼三王。以施四事。且聖人備道全美。有甚欠闕。思禹思湯。一聖人足矣。何故思兼三王。思兼二字。各自思量。看其有不合者。此合字。非是合事迹。蓋合內外之道。內卽是理。外卽是事。如聖人亦自有未合於內者。故仰面思之。夜以繼日。幸而得之。坐以待旦。

孟子曰。君子所以異於人者。以其存心也。止敬人者。人恆敬之。人本同心。但所存處不同。仁是混然一體。處禮是行之節。文不亂。如仁義禮智信。謂之五常。自五常之理推之。又如恭寬信敏惠及剛毅之類。其名非不多。何獨惟說仁禮。蓋仁者。人也。仁之一字。已自盡了。更說禮字。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。天下之理。除了仁與禮。更有甚事。仁者愛人。而人常愛。通天下皆在愛之中。自著不得乖戾。有禮者敬人。通天下皆在敬之中。自著不得慢易。雖然。天下都在和氣中。亦不免有螟賊虎狼。自不害天地之和氣。此所

以雖通天下。一愛敬。而亦未免有橫逆。故曰。有人於此。其待我以橫逆。止於禽獸。又何難焉。小人當此橫逆。步步只去人上求。君子當此橫逆。步步只去己上求。此可見君子小人之所以分。又言此物奚宜至哉。蓋有根便有芽。吾愛敬中本無此物。所以致此物者。必胸中之愛敬有所不盡也。又說自反而仁。而禮。其橫逆由是。而又曰。我必不忠。夫仁與禮通徹上下。自足以該括天下之理。如何更說忠字。此一句極要人看。忠之一字。非仁禮之外別有一忠也。蓋盡己之爲忠。仁與禮稍有不盡。則非忠矣。自反而忠。到此在己。自無不盡。橫逆尙如此。乃彼被人欲蒙蔽。非其真心。乃其妄心。且如人在昏醉中。如何責其禮數。在顛狂中。罵詈如何與之較。是非墮於此時。與禽獸奚擇。如何詰難。蓋彼正在可憐之中。後人看此一句。不可作孟子怒之爲禽獸。若是怒之。乃是爲彼動了。學者須當體會。不可錯認。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。無一朝之患。止君子不患矣。君子所憂之事。與小人不同。君子以是非賢否爲憂。小人以吉凶得失爲憂。君子所謂終身之憂。如孟子下所言。憂不如舜耳。若所謂一朝之患。非禍患。乃憂患之患。夫外物之來。豈可前必。君子非無一朝之禍患也。如成湯夏臺之囚。文王羑里之獄。孔子陳蔡之厄。孟子在薛之戒。皆禍患也。但君子樂天知命。安常處順。夫何憂何懼。且如舜聰明。夫豈易及。孟子乃曰。憂之如何。如舜而已矣。此一段極見得古人立志之廣大處。今人見一稍出己數等者。便仰望不敢比並。況於舜乎。此所以自暴自棄。君子則不然。直說道憂之如何。如舜而已矣。才要做舜。卽便是舜。更無等數。更無漸次。學者立志固當如此。此一段。學者能體認得爲學之道。無有不備。以之脩身。則平坦常無。

憂患以之待人。則不見有可怨惡處。以之立志。則自不卑污。此學者脩身待人立志之大法。知得此一段之意。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。亦無可怨可怒之人。亦無不可到之地。

萬章問舜往止五十而慕者。予於大舜見之矣。大凡人心量不同。觀長息之問。可知。公明高曰。是非爾所知也。此一句極好。何故。舜之胸中境界。非常情所知。舜能不失赤子之心。天理明白。所以與父母異形同氣。才有不得父母之情。則號泣于旻天。長息胸中狹隘。與天理異。故見舜之號泣于旻天。于父母以爲驚怪爾。此公明高所以曰。是非爾所知也。觀萬章之問。與長息之問。兩者只一般。然公明高之對。則止此一句。而孟子對。則如許詳悉者。何也。使長息能領略公明高之言。則公明高固不待多言。長息既未曉。而只告以一句。雖事理俱盡。然于教人之道未盡也。孟子欲盡教人之道。故不得不詳言耳。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。想蓋孝子之心。與親相通。不會邈然無情也。然而言亦有雖是正理而不近人情者。萬章之言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。此四句。固是正理。然都不會去求舜之心。與父母血氣貫通處。所以不見得舜之心。我竭力耕田。共爲子職而已矣。父母之不我愛。於我何哉。下四句。須是細看。自常人言之。必以爲我既竭力耕田。以盡其子職。父母若不愛於我。我亦奈何哉。亦任之而已。舜之心。卻不如此。蓋置之無可奈何。以之待他人。則可。孟子之所謂於我何哉。正人子之心。欲求其所以得罪於父母之故。而不可得。反覆推原於無推尋處。正見得舜之心。帝使其子。止無足以解憂者。何故皆無足以解憂。此理極易曉。且以一身言之。疾病在床。憂切於身。則雖珍寶奇貨。羅列前

後與我都不相干。使人能推此心。視父母之身。與吾同體。則知好色妻帝之二女。皆不足以解舜之憂。亦猶是也。觀孟子所說。皆見舜良心不失處。人少則慕父母。此良知良能真心所在也。因長大則爲物所遷。故遷父母之慕。以慕其他。知好色則慕少艾。有妻子則慕妻子。仕則慕君。不得於君則熱中。此皆爲物所遷也。今人之觀此。既知其爲物所遷。又須知元不會遷底道理。何以知之。觀慕之一字。可見慕父母以至慕君。所謂慕者。元不失。但用不著耳。以此知天理之自然者。本不會失。然慕少艾妻子。固不可。君臣亦是天倫之正。何不可慕。此當玩味。孟子之意。觀下一句。便見得此之慕。乃人欲而非天理。欲分別天理。人欲真心。僞心甚不難。且如舜之慕父母。有不得于父母。便號泣。人之慕君。有不得于君。便熱中。觀舜之號泣。見得舜真心發見。如有隱憂之氣象。喜怒哀樂。已前事全不會亂。至熱中。便有人欲煩擾焦熬煎燥氣象。只看適意處。便見天理。何嘗有熱中。五十而慕。此只記實事。想舜年五十。父母猶見在故也。

萬章問曰。或謂孔子於衛。主癰疽。於齊。主侍人瘠環。有諸乎。止何以爲孔子。論聖人者有二。有以己度聖人者。有以聖人自解者。或人若不是要主非其人。便借孔子來自解。他自是主非其人。卻道聖人亦如此也。孟子所以謂好事者爲之也。乃是提醒萬章處。如爛子要使孔子主己。卻不敢來孔子面前說。方且宛轉致其意於子路。於此見聖人之德。溫而厲。威而不猛。使小人儼然望而畏之。自不敢干以非義。大凡彼以不義浼我。我以正義折之。固足以勝彼。然己爲他所浼。不若彼人自不敢犯之爲善也。若剛



方正直之士。當子路之告。亦必厲聲作色以拒之。而孔子方且曰。有命。其言雍容和緩。尤見聖人所養之厚。度量如天地之大。自孔子進以禮以下數句。卻是孟子說。孟子前既言孔子不主癰疽瘠環。至此又卻反覆舉斯數語者。蓋緣孟子所與語者。乃萬章。萬章爲人。根器稍下。故孟子不得不諄諄提醒也。凡人處事於和緩之時則易。至於蹙迫忽遽則難。當流矢在前。白刃在後。鮮有不變其所守者。惟透得此關過。方爲聖人。當孔子遭宋司馬將要而殺之時。微服過宋。猶且必主司城貞子。爲陳侯周臣。既諡曰貞。其人平昔可知。夫孔子當患難之時。猶且不肯主非其人。而況於衛於齊。肯主癰疽瘠環乎。雖然。在衆人觀孔子於齊衛處之則易。於宋處之則難。然聖人視患難死生如一。初未嘗有難易。觀近臣以其所爲主。近臣乃公卿大夫也。若公卿大夫所薦之人不賢。則其人亦可觀。觀遠臣以其所主。遠臣乃在下之臣也。在下之臣。使其所親附者賢。則其人必賢。所親附者不賢。則其人亦可知。大凡在上之臣。別無職事。只以薦賢爲事。且如前輩人多置人物簿。平居錄其善狀。至於當路。則次第用之。故人才無遺。雖然。在上之臣。所薦或非其人。尙可以認舉爲戒。後來別薦舉賢才。猶可以贖其過。若在下之臣。所主一非其人。則終身陷於小人之黨。谷永是也。雖初之所主非人。亦自有轉移之理。而不可因主非其人。便自暴棄。不能自還。故陳瑩中說。使王氏之門。有負恩之士。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。此亦教人自新之路也。前輩亦自有寧身受惡名。先主小人。後卻正義。爲天下後世主非其人者。開自新之門。如陳了翁初因蔡卞所薦。至其入朝後。卻每事力爭。深排蔡黨。不肯阿附。豈有終不可改之理哉。雖然。有了翁

之志。則可。要之進身之初。不可不謹。

始條理者。智之事也。致知也。終條理者。聖之事也。知終也。知之在先。成就在後。三子知處偏。故其成小。孔子知處全。故其成大。以射爲喻。最切。又如匠氏造屋爲圖。圖有毫釐之差。則成屋有尋丈之謬。

羿之教人射。止學者亦必以規矩。大抵小而技藝。大而學問。須有一箇準的規模。射匠皆然。未有無準的規模。而能成就者。今之學者。何嘗有準的規模。欲求準的規模。在學孔子而已。且如三尺童子學射。方能執弓矢。須便以中的自期。今人不敢望孔子。安能爲學。百工皆有規模。今之學者。反無規模。始不知始。終不知終。不知成就。亦不知不成就。此最爲學大病。惟是有準的。自然無狹小之患。有規模。自然無汗漫之患。兩者兼備。爲學思過半矣。

孟子曰。舜發於畎畝之中。止安樂也。孟子此一章。謂憂患艱難。方是天大成就處。自舜至百里奚。其學問之淺深醇疵。功業之小大汗隆。固不同。皆是艱難中成就。此所以孟子併稱之。何故。說舜。傳說。又繼以孫叔敖。百里奚。正要雜舉小大之成就。皆是患難中得。譬如草木。固是雨露發生。惟經霜雪。方堅實。所以天降大任。必須勞苦。餓乏。以鍛煉成就。動心忍性者。凡人安佚。則心不能動。不經禍患。則常任性。此性乃氣質之性。今人所謂性急。性褊之類。急時一向急。褊時一向褊。要得漸漸舒平。須身在憂患中。到得要去不得時。始能深思遠慮。是所謂增益其所不能。人恆過。然後能改。且如無事時戒酒。皆非實見。因一次酒失。方知酒真不可飲。又如無事時。豈不知江行之險。經一次遇風濤。幾覆舟。後必須相風色。

然又有過而不改者。此不足論。衡者如一件物。衡在胸次。無處置時。方思得真道理。徵於色。發於聲。患難切己。深入吾身。形爲悄然之色。發爲慨歎之聲。到此方知都是切己。生於憂患。死於安樂。今人見憂患。要脫見安樂。要去就。蓋錯認安樂是生處。憂患是死處。故孟子特指眞生眞死處示人。此一段。警動人極深。然學者志不立。一經患難。愈見消阻。所以先要立志。譬如金。若是眞金。愈鍛愈精。此段又當與下段同看。皆是天與聖賢成就人之爐鞴。但人無本。自不能受耳。

齊宣王欲短喪。止教之孝悌而已。大抵論天下事。謂不可十全做。且做得五分。猶勝不做。不知才說且做五分時。此苟且之心便生。此五分終不可做。大凡做事。須是拔本塞源。然後爲善。且如人改過。斷得九分。留一分未改。此一分惡終久必發見。不特是發見。又且支離蔓延。未有不連此九分壞了。當齊王欲短喪。爲公孫丑自拔本塞源言之。卻與之爲葑年言者。正孟子所謂紆兄之臂。而使徐徐者也。公孫丑又謂今之。以爲葑喪。亦不特我爲之。雖王子亦有數月之喪。使常人處之。欲關一人。卻又爲其挾例以爲證。必云。王子事亦不是公孫之意。亦逆計孟子如此。孟子卻取王子。蓋宣王與王子兩事。自是不同。蓋孟子所以爲數月之喪。緣是有君父之命。上有齊王禁之。使不得爲。雖王子欲終亦不可得。故曰欲終之而不可得也。雖加一日。愈於己者。謂王子時雖行之一日。猶可勝不爲。況數月乎。若齊宣王既無人禁得。又欲短喪。況公孫又告以葑喪。豈可爲而不爲。此病在心上。故曰莫之禁而弗爲也。此又見孟子之心地。與公孫丑異處。

天下有道。止殉乎人者也。道初不分有無。時自有汗隆。天下有道時。不說道方才有。蓋元初自有道。天下治時。道便在天下。天下無道時。不說道真可絕。蓋道元初不會無。天下不治。道不見於天下。爾以道殉身者。如堯舜文武仁義禮樂。皆燦然在人耳目。精神心術。卽昭然於人。當時賢者。但恐吾身不能從道而已。故以道殉身。以身殉道者。桀紂幽厲。時教化不行。人心不正。當時賢者。以道自任。必欲使人知道。當自我而明。則責在賢者。故以身殉道。未聞以道殉人者。既曰以道殉人。必有所謂道。既已知道。自然不肯殉人。孟子何故說此句。蓋道不可一毫加損。若小有不盡。便非道。況殉人乎。孟子所以說此。蓋爲下等賢者設。當時去孔子未遠。尙有緒餘。故下一等人。有急近效而救世者。皆多屈於道。曾子在武城。寇至去。寇退返。元不會去殉人。若子夏在西河上。爲魏文侯所尊貴。則亦能無所屈。

公都子曰。滕更之在門。止更有二焉。大凡學問之道。必以遜志爲本。古之賢者之答問也。禮恭而後與言道之方。辭順而後與言道之體。色從而後與言道之至。滕更於此五者之挾有二焉。孟子若便答之。適所以增其驕倨之心。而蔽其入道之路耳。然孟子不答。更必思其不答之故。恐懼自責。舍其所挾。此時乃可以入道。是乃所深答之也。

孔子在陳。止斯無邪慝矣。學者不畏有病。畏無病。如作文。作出後方見工拙。如做官。做出後方見是非。有工拙。有是非。固是。不及渾然無失之人。比之袖手不作。不向前做者。則不勝矣。蓋出來做後。便見得病。方有下手可整理處。若不出做。則雖有病。無下手處。豈不費力。故病浮見於外者。病根猶淺。病伏於內。

而外不見者。病根最深。如鄉原之人。不特是病伏在內。又且擁蔽諱人言病。故孔子止取狂狷之士。使天下之士。皆得中道。豈不可嘉。惟是上一等人難得。如狂者。猶是做出來底。是以取之。萬章不知。卻以此問孟子。故孟子明說如琴張、曾皙、牧皮者。孔子之所謂狂。牧皮之事。史傳不載。只看琴張、曾皙。可見所謂狂者。是心到力不到。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。不是言不副行。其志甚大。但不能無病耳。觀子張說我之大賢。與於人何所不容。又言如之何拒人。子張之意。似欲無賢無愚。無君子無小人。皆包羅如天地之無不容。此是甚氣象。及觀其同門者譏之曰。堂堂乎張也。難與並爲仁矣。子張雖有此度量。於辭氣間猶未能充。是心到力不到。曾皙當二三子言志時。欲風乎舞雩。詠而歸。則是顏子陋巷。亦不過此。觀此一段氣象。則是春秋晚周之時。直有唐虞三代之氣味。曾點豈不難得。至季武子死。則倚其門而歌。直是容一箇武子不得。亦是心到力不到。此之謂狂。狂者度量甚高。止是力有未到處耳。至於狷者。則又介然自守。是其次也。狷者。亦是出來向前做。不是不出做而無病可整理者。故孔子皆與之。若夫鄉原。最是難辨。孟子曰。同乎流俗。合乎汙世。居之似忠信。行之似廉潔。此四句。最得鄉原之情。世間止有兩等人。鄉人之善者好之。不善者惡之。兩邊人須有一邊不喜。如鄉原。是兩邊人都爲所欺。同流俗。合汙世。則下一邊人喜之。似忠信。似廉潔。則上一邊人又爲所欺。此謂德之賊。如何謂之賊。謂其似德而非德。孔子曰。過我門而不入我室。我不憾焉者。其惟鄉原乎。大凡世人喜與同類者合。且如好兵者。見言兵便喜。好貨者。見言聚斂便喜。孔子是中道。狂狷者只是一偏之士。孔子卻取之。鄉原近中道。

而孔子最惡之。以此見聖人深明乎疑似之際。故聖賢之辨論。不辨其所不足辨。而力辨其疑似者。孔子不與陽貨辨。而與少正卯辨。陽貨之不仁。世所共知。少正卯言僞而辨。行僞而堅。故不可不辨。孟子不與申、韓、辨。而與楊、墨、辨。申、韓之慘刻不仁。世所共信。而楊、墨爲我兼愛。故孟子深闢之。故曰惡似而非者。後面一段。只是教萬章以正心之說。其曰經正則庶民興。庶民興。斯無邪慝。凡厥庶民。不論賢愚。均有此經。只緣吾心之經不正。故不能喚起人心之經。吾心之經既正。則事事可正。此是正人心之說。大抵君子之心。常於身上求。不是責他人。且如元氣不正。則疾至。我若能自治元氣。則自無疾矣。



#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九

史說

大抵史有二體。編年之體始於左氏。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。其後如班、范、陳壽之徒。紀傳之體常不絕。至於編年之體。則未有續之者。溫公作通鑑。正欲續左氏。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愎。故韓魏反而喪之。左氏終於此。故通鑑始於此。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。論一時之事。紀傳不如編年。論一人之得失。編年不如紀傳。要之二者皆不可廢。韓魏之事。溫公論之詳矣。今姑言看通鑑之法。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樂山。隨取隨得。然雖是有樂山。又須是會采。若不能采。不過博聞強記而已。壺丘子問於列子曰。子好游乎。列子對曰。人之所游。觀其所見。我之所游。觀其所變。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。大抵看史。見治則以爲治。見亂則以爲亂。見一事則止。知一事。何取觀史。當如身在其中。見事之利害。時之禍患。必掩卷自思。使我遇此等事。當作如何處之。如此觀史。學問亦可以進。知識亦可以高。方爲有益。

溫公論才德自分明。但說德者。人之所嚴。才者人之所愛。愛者易親。嚴者易疎。是以察者多蔽於才。而遺於德。此卻更須推求。如汲黯以嚴見憚。東方朔、朱買臣之徒。常在武帝左右。蓋所尊非所用。所用非所尊。又如唐太宗最善用人。若王、魏、溫、薛。雖曰尊用。而封德彝、宇文士及之徒。日夕狎愛。此所以不能致三代之治。然此又當求其本源。凡人胸中本自有德。則見有德者自然與我合。若自有才。則見有才者。



自然與我合。如唐德宗初，雖用崔祐甫、陸贄，後乃用盧杞、裴延齡、章渠牟之徒，以成禍亂。蓋德宗胸中與小人合，故見盧杞之徒，自然與之親合也。以是知得天下病根本不在外。

知氏、趙氏之興衰，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，而在於立後之初。天下之事，正其本而已矣。

天下之言，有近理有非者。此最難辨。如趙、魏二子辭絳疵之言，而謂智伯曰：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，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？此兩句最近事情。然自古陷於詐謀者，多以此等語言。蓋論目前之利害，似是切要，而其中則不然也。

豫讓爲智伯報仇，此雖未中節，然亦難事。其言有可取者，有害理者。如曰：既已委質爲臣，而求殺之，是二心也。此說甚正。至於所謂所以爲此，將以愧天下之人臣懷二心者，此則甚害理。蓋愧之一字，見豫讓處心錯處。大凡見危授命，乃是道理當然，豈因有心愧不授命者，然後爲之。

魏文侯號爲當時賢君，然所以號爲賢君者，蓋當時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之徒，相與扶持之故也。然亦是聖人之功。蓋孔子培養許多賢才，在數十年之前，散在諸國，故能使其君爲賢君。如文侯問鐘聲，心術微著，便有田子方救正。又如樂記載古樂一段，可見文侯之賢，皆賢人扶持之力。

人心各有所偏，偏與此，必廢於彼。如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，蓋一心於武，則倡優自然拙。此所以審於鐘聲，必聳於樂官也。

子擊曰：富貴者驕人乎？貧賤者驕人乎？子方曰：亦貧賤者驕人耳。富貴者安敢驕人。夫富貴固不可以驕

人貧賤亦豈可以驕人。驕之一字。使周公有之。尙不足觀。況其下乎。子擊欲以勢驕人。子方欲以學驕人。二者之失。則一。子方本子夏門人。歷於戰國。不免爲風聲氣習之所移。故有驕人之失。其後子方之學。流爲莊周傲物輕世。

魏文侯問相於李克。克對極有體。大凡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事。止可泛論大體。不當明言某人可用。某人不可用。故李克初只說卑不謀尊。及文侯再問之。克亦不明言成可。璜否。止言觀人之法。使文侯自觀而得之。及李克出。見翟璜。璜忿然作色而終屈服者。蓋始謂克明薦魏成。而不知克止泛論大體也。以是知不在朝廷而論事者。止可泛論。不可指名。對州縣官言亦然。

吳起爲魯將。娶齊女爲妻。魯欲伐齊。遂殺妻求將。起未必專是貪官。只緣起學得兵法精。便被他使作求逞其技能。以此知不爲技能所使者難。然吳起卒爲魯人所譖。人言樂羊伐中山。對使者食其子。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。易牙事齊威公。公盡嘗天下異味。獨未嘗人。易牙遂殺其子以進。樂羊食子。易牙殺子。吳起殺妻。皆是於所厚者薄。凡人於所厚者厚之。則人亦厚之。於所厚者薄之。則人亦薄之。此其所以終於致疑也。起爲人貪財好色。及爲將。則與士卒同甘苦。非起前貪而後廉也。前之貪。貪財也。後之廉。貪功名也。漁人以餌致魚。非能捨餌也。得欲魚耳。

田文乘間說其父曰。君私家富累萬金。而門下不見一賢者。又尙厚積多藏。欲以遺所不知何人。文竊怪之。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。自常人觀之。田文之豪。似勝田嬰之吝。殊不知二人皆是私心。田嬰

之私心。人皆知之。少有以田文爲私心者。田嬰蓄財不肯自用。乃欲留以遺不可知之子孫。固是不是。田文取其財而用之。又不過養許多雞鳴狗盜之徒。又爭得幾何。嬰之失在於貪財。文之失在於貪名。二者之失。則一。須於此事求其酌中。乃可。大凡天生萬物。將欲留於天地間。人同用。須使人人均足。方是兩間正理。一或不均。便是暴殄天物。且如布帛粟菽。人人所須。泉貨金貝。人人欲用。今富者乃封之倉庫。至於腐壞貫朽。豈非暴殄天物。此所謂閉天之惠。正是靖郭君之病。天生萬物。人皆可用。今乃欲攘以爲己有。然後散之及人。此所謂盜天之權。正是孟嘗君之病。閉天之惠。其罪固大。盜天之權。其罪亦大。古語云。廣取不如儉用。此語亦有理。所以不敢廣取。正是不敢閉天之惠。所以必儉用。亦恐盜天之權故也。

楚元王爲穆生設禮。及王戊卽位。忘設焉。穆生曰。可以逝矣。申公白生止之。不可。竟謝病。大凡看人。最不可就事上看。如就事上看。則是按本之學。此一段。固是穆生知幾。或有人尋常待我厚。一旦偶遺忘。終不成便去。須是心地明白瑩淨。如禮記所謂清明在躬。志氣如神。至誠之道。可以前知。須是此學中來。然後事事看得破。申公白生曰。獨不念王之德歟。今王一旦失小禮。何足至此。此三句。最爲近理。移換得人。自非穆生守之堅。見之明。安得不留。今有勸人殺人。而人不從者。以其不近理也。至於以近理之言。勸之而終不爲所移。斯可以爲難矣。

魏其爲丞相。籍福賀。因弔曰。君侯資性喜善疾惡。方今善人譽君侯。故至丞相。然君侯且疾惡。惡人衆。亦

且毀君侯。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。今以毀去矣。大抵兼容善惡。有爲身計者。有爲國計者。爲身計者。善者吾用之。惡者亦用之。不過朋黨衆盛。更相輔助。亦不過持祿保位之小人。不足論也。若爲國計。則善者使居於內。當陳力就列之任。惡者因其才出居於外。或使效一小官。守一小職處之。各當其任。如此。乃是通達治體之君子。大凡天生萬物。不無善惡。要之欲各得其所。如城邑市井。則人居之。山林藪澤。虎狼居之。江海沮洳。魚龍居之。雖有善惡。而各得其所。故謂之兼容。非必白黑不分。賢愚混雜。始可爲兼容也。籍福談說之士。觀其語意。不過勸竇嬰爲己耳。然其言亦有可取者。如戒以喜善疾惡。此四字最好。善者以爲善。惡者以爲惡。此乃是正理。若善上添一喜字。惡上添一疾字。便是爲他善惡動了。祇緣義理之上。不可增減分毫。大抵常人之言。有與聖人之言相近者。最不可不察。如籍福所言竇嬰喜善疾惡。與聖人所謂見善如不及。見不善如探湯。大率相似。然竇嬰反以此敗者。何故。只緣聖人之言。求諸內。竇嬰之事。求諸外。聖人使人見善則省察自己。常恐不能及。見不善則省察自己。恐被人染著。此所以爲聖門學者之事。至於竇嬰之喜善疾惡。則此心一向在外。只管看他人善惡。卻都不自檢點。此其所以招怨而取敗也。

漢至成帝百餘年矣。文景武昭宣之盛。爲兩漢之冠。永光元年。以詔條責丞相御史。猶云。方今承周。秦之敝。俗化陵夷。民寡禮義。風俗之難移如此。

桓帝爲蠶吾侯。受學於甘陵周福。及卽位。擢福爲尙書。時同郡河南房植。有名當朝。鄉人爲之諺曰。天下

規矩房伯武。因師獲印周仲進。二家賓客。互相譏揣。由是甘陵有南北部。黨人之議自此始。天下之事。最是互相譏揣。妄分清濁。爲禍最大。此一段。正是學者大戒。且如房周賓客。初時說此二句。實學舍中。相譏諛戲笑。亦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。大抵此等語。相傳一人。傳二人。自二人傳之。至於一州一縣。夫以一人而當一州之怨。自然必致殺身。又推而廣之。豈不大可畏哉。大抵爲學須當推廣大心。凡執卷皆是同志。何必與親厚者及相近者。方謂之同志。而疎遠者便不是同志之理。此只是一個忌心。又如朋黨之禍。亦有兩等。一等是輕薄。如房周之賓客。一等是廉介。高自標置。如范滂李膺之類。其賢愚雖如霄壤之不同。其禍天下則一。大凡人處心賢者敬之。不肖者憐之。庸常者容之。如此便好。孔子曰。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。此三句。益見聖人廣大氣象。又如何有可厭可棄之人。蓋四海之內皆兄弟。何嘗有內外。人人有此心。和氣自然薰蒸。太平豐年之氣。自此感格。

左原爲郡學生。犯法見斥。郭林宗遇諸路。設酒殺以慰之。謂曰。遽瑗顏回不能無過。況其餘乎。慎勿恚恨。責躬而已。林宗此言極得中。尋常人見人見斥。必以桀跖視之。林宗提起遽瑗顏回以告之。所以開其善心。其實亦非過譽之。蓋善與惡隔壁耳。東漢風俗。善善同其清。惡惡同其濁。見人見斥者。誰肯與之語。亦如今世士大夫遇此等人。其上者必指目之。下者設酒殺慰之。以助其怒。或雖設酒殺。猶責謂之。以增其怒。唯林宗言最得體。蓋林宗乃一時名士。原既見斥。忽得一名士與之語。又舉二賢者以告之。此其所以終於悔作也。

薛包父娶後妻而憎包。分出之。包號泣不能去。至被毆杖。不得已乃廬於舍外。旦入洒掃。父怒。又逐之。乃廬於里門。晨昏不廢。居歲餘。父母慙而還之。大抵暴戾之性。凡人有此根者。終必發露。惟其本無者。雖屢撓而莫能有如油麻之爲物。其中本有油。故一加砧杵。則油便出。如使以杵舂米。雖如粉。亦無油矣。薛包之事父母。父母逐之。其始則居於里門。自常人之心。父母逐之。至于再。至于三。則必有不能忍者。今包也。終不能去。而晨昏之奉益勤。蓋其無暴戾之根故也。

郭林宗宿茅容家。容殺雞爲饌。林宗謂爲己設。旣而以供其母。別置果蔬。與容同飯。林宗起拜曰。卿賢乎哉。林宗名重當世。時人蒙其題品者。如馬之遇伯樂。價增數倍。人與之共舟車者。謂登仙。況林宗宿於容家。其榮亦甚。容乃視之爲常。初不以此動心。自非其中有所容。安得如此。引之愈深。作之愈安。

漢末范滂之徒。各持私議。以是非天下。而申屠蟠獨翩然遠逝。絕跡梁碭。因樹爲屋。自同傭人。及黨錮禍起。獨免疑論。蟠固知微矣。然亦未盡也。蓋君子思不出其位。一出其位。而唯務點檢他人之得失利害。則於本位必不子細。何者。心無二用故也。蓋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。非固不敢出位。乃不暇也。蟠雖能終免疑論。然其所以絕跡者。亦由其始不能磨礪圭角。故必強制力拘。方免於疑耳。自古多謂和光同塵。亦由其不能全之。常欲強掩之也。若本無跡。何用絕跡山林。若本不高。何用自同傭保。蓋蟠始初不知己之所爲。無非常之事。故見其異而制之也。

竇武等欲誅宦官。中道事泄。曹節等矯詔討武。以張奐新徵。不知本謀。遂令與周靖圍武。武自殺。陳蕃亦

死。張奐雖素爲忠直剛正之人。緣在外只理會邊事。都不知朝廷士大夫賢否忠邪。一旦被召。遂爲姦人所賣。反害正人。後雖悔痛。因青蛇事上疏乞改葬。蕃武已無及矣。以此觀之。士大夫在外。切不可不知當時朝廷之忠邪。若都不講究。一旦見用。雖剛正如張奐。尚不免爲姦人所賣。況其下乎。

華歆少避亂。與鄭泰等同志六七人。步出武關。道遇一丈夫獨行。願得俱。皆哀欲許之。歆獨曰。不可。今已在危險之中。禍福患難。義猶一也。無故受人。不知其義。既已受之。若有進退。中可棄乎。衆不忍。卒與俱行。此丈夫中道墜井。皆欲棄之。歆曰。已與俱矣。棄之不義。相率共還出之。而後別去。衆乃大義之。如今人多是倒做。且如初時。見人不問可否。輕受之。後來不能承當。又輕棄之。觀華歆此一事。當時若無後一段。人只道華歆是一箇忍人。有後一段。方見華歆子細不苟處。天下之事。最不可容易。老子曰。輕諾則寡信。禮記曰。與其有諾責也。寧有己怨。始初若容易輕諾。後必不能了事。若子細審諦。故有所不做。做須做得徹。大抵處事容易。是涉世爲學之大病。然華歆少年處事子細。可謂極有資質。自可爲後世法。及在曹操之朝。乃輔之以傾漢室。此蓋有資質無學問之過也。以歆之資質。其終猶如此。況始失之輕易者乎。若看一事。則歆亦可法。若看終身。則歆爲可戒。

管寧與邴原至遼東。原性剛直。清議以格物。公孫度以下。心不安之。寧謂原曰。潛龍以不見成德。言非其時。皆招禍之道。密遣令還。處危亂之際。正不可露圭角。邴原干戈擾攘盜賊之區。乃一一欲以清議格之。自然招禍。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。坤之六四。括囊无咎无譽。夫六四處危疑之地。與六五无相得之

義。正當如囊之括其口。更无一毫露出。便是括囊。若有分毫露出。只是招怨。須是看時節。方得又如辜遣原西還。此又是處朋友道理。蓋度其情性。知其未能亟改。故遣令西還。所以全之也。

劉廙弟偉。爲魏攸所引。坐誅。初偉與魏諷善。廙戒之曰。世之交者。不善擇人。務合黨衆。非厚己輔仁之謂也。吾觀魏諷不脩德行。而專以鳩合爲務。華而不實。卿其勿復與通。偉不從。故及此。一段於交際最緊要。大抵人之交際。最要看一箇虛與實。如今人閭巷酒食之交。當時非不甘若醴。及一旦遇事。則都不見。緣其初交本不會理會著實底事。若交際之間。始若淡薄無味。然其氣味卻長。始若親暱。其終必不久。如東坡剛說兩句極好。全我者。皆平日所畏人也。誤我者。皆平日所愛人也。平日所畏敬之人。終必有益。劉廙弟與魏諷交。終及於難。方其未及難時。劉廙已知其必及於難。何故。蓋其專以鳩合爲務。華而不實。如何能久。非厚己輔仁之謂也。此一句極好。大凡人之虛交。在我有所損。在彼亦無益。此一等交際。是孟嘗春申之徒。招致賓客。其後魏其武安之厚賓客。天子常切齒。及東漢李膺。范滂。結成黨錮之禍。皆此類也。

張飛嘗就劉巴宿。巴不與語。飛遂忿恚。諸葛亮謂巴曰。張飛雖實武人。敬慕足下。主公方收合文武。以定大事。足下雖素高亮。宜少降意也。巴曰。大丈夫處世。當交四海英雄。如何與兵子共語乎。備聞之。怒曰。孤欲定天下。而子初專亂之。其欲還北。假道於此。豈欲成孤事耶。天下之患。在於妄分清濁。如人之一身無手。則不能執。無足。則不能履。又何必愛手而惡足。自古文武只一道。堯舜三代之時。公卿大夫。在



內則理政事。在外則當征伐。孔子之時。此理尙明。冉有用矛。有若與勇士。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。未嘗以武士爲虜。西京之時。亦知此理。故宣帝詔黃霸曰。邊境有急。則左右大臣。皆將帥也。至於韓安國之徒。亦皆出征守邊。及東京末士。君子高自標榜。妄分清濁。善惡太明。流品太分。遂成黨錮之禍。故劉巴之徒。猶有餘風。宜其見棄於劉備也。然當時人不必盡如此。其中亦自有人。如鄭康成。後世只視爲箋注腐儒。至劉備論赦事曰。昔予在陳元方。鄭康成之間。終身佩服。其言語不忘。則其所以相與語者。必不止箋注之間矣。

諸葛亮治蜀之規模。有後人不能盡知。其耕戰之法。立國之紀綱。賞罰之必信。此人所共知。最是亮死後。其規模猶足以維持二十年。以劉禪之庸。黑白不分。而蜀不亂。此誰能及。後之爲相者。身在時尙不能無失。而亮死後猶若此。只緣亮當初收拾得人才在。故亮死後。蔣琬代之。琬之後。董允代之。允之後。費禕代之。皆是賢者。此亮之規模。有以維持之也。史謂琬心無適莫。此語甚好。如與人有隙。幸其以事來而加之罪者。固不足論。至於避嫌遠去。不預其事。亦未免有心。琬之心無適莫。非止不怨慙。亦不以此自歎。所以爲賢也。

王昶戒子曰。潁川郭伯益好尙通達。得其人。重之如山。不得其人。忽之如草。吾以所知親之昵之。不願兒子爲之。北海徐偉長。不治名高。不求苟得。澹然自守。惟道是務。其有是非。則託古以見其意。當時無所褒貶。吾敬之重之。願兒子師之。云云。此一段略如馬瑗還書。皆舉人才之可法可戒者以教之。其教子

之心固善矣。殊不知所欲教子者。本不欲其輕薄。言人之過。言未脫口而已。反自言人之過。何其反也。其後馬瑗。薏苡之謗。亦正坐交趾之書。未能免其子之過。而已先受其禍矣。

將軍賂統。表理張溫曰。溫洪雅之素。英秀之德。文章之采。論議之辨。卓犖冠羣。偉燁曜世。世之人未有及之者也。故論溫才則可惜。言罪則可恕。權不納。裴秋言以爲權既疾溫名盛。而賂統方驟言其美。何異燎之方揚。又搗膏以熾之哉。大凡解人之怒。須是委曲。做一道理。順其意。說彼人不是。然後徐以言語解之。其怒方息。今不能解人之怒者。他人正說彼不是。我方且以爲是。是激其怒。而趣其禍也。如田蚡正怒灌夫。竇嬰乃言夫勇冠三軍。宣帝正怒蓋寬饒。鄭昌乃言猛虎在山。藜藿爲之不採。二人卒不免死。此皆不善解人者。至如霍光怒田千秋。擅召中二千石。杜延年必言千秋素無持守。而爲好言於下。至於擅召中二千石。甚亡狀。歷數其罪。以中光之意。然後徐言丞相故用事。不可遂棄。故光卒捨之。鍾期言不中。以琴撞秦始皇。始皇怒。或言於秦皇曰。悍人也。此一言已釋秦皇之怒氣。十五六矣。又曰。幸期之遇明君也。如遇桀紂。則不免於禍。如此方可以解人之怒。而免人之患。

魏舒爲司徒。以年老遜位。就第。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。遜位之際。無有知之者。衛瓘與舒書曰。每與足下共論此事。日日未果。可謂瞻之在前。忽然在後矣。謝顯道解古者言之不出。恥躬之不逮。極好。其言曰。善言不發。必爲善行。善言不出。必爲惡行。蓄於內者既深。則發於外者不揜。且以怒言之。如怒一人。斥罵極口。此怒必消。若隱忍不發。一旦發之。則其怒不可遏。今人爲善。未做一分。先說一寸。未做得一寸。

先說了一尺。畢竟做不成。嘗見張子韶一日與衆對坐。陰雲四合。未雨間。忽聞數聲雷。子韶云。此雨必不成。他人問如何。子韶遂引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。恥躬之不逮爲對。蓋雲起無數聲雷。則必雨。先鼓數聲雷發泄了。故無雨。作文亦然。今人學得數句言語。且留在胸中。涵養得熟。然後將出用。則若長江大河。源源不可遏。若方學得一二句。便把出說了。都不留在胸中。此必終不能作文。

虞欽著書。稱徐邈曰。或問欽。徐公當武帝之時。人以爲通。自在涼州。及還京師。人以爲介。何也。欽答曰。往者毛孝先。崔季珪。等用事。貴清素之士。于時皆易車服。以求高名。而徐公不改其常。故人以爲通。比來天子之奢靡。轉相倣效。而徐公雅尙自若。不與俗同。故前日之通。乃今日之介也。是世人無常。而徐公有常也。大凡人多爲世態。習俗所驅。有爲善所驅者。有爲惡所驅者。不爲惡所驅。猶可用力。至於不爲善所驅。方始見胸中有立。

魏臨菑侯植。有奪宗之議。文帝問賈詡自固之術。詡曰。願將軍朝夕孜孜。不違於道。如此而已。文帝從之。深自砥礪。太祖又常屏除左右。問詡。詡默然不對。太祖曰。與卿言而不答。何也。詡曰。屬有所思。故不卽對耳。太祖曰。何思。詡曰。思袁本初。劉景升。父子也。太祖大笑。太子遂定。詡之委曲調護。可謂得其道矣。若使居漢武帝。唐太宗。隋文帝。父子之間。則必無廢立之禍。大凡唯賢人君子之言。則有利而無害。若游談捭闔之士。言而善。則其利固大。若其不善。則其害亦不細。如賈詡只是游談之士。偶能辦此耳。且亡漢者。由詡之一言。存魏者。亦由詡之一言。王允殺董卓。卓黨謀於詡。詡勸之攻城殺允。漢由此亡。今

於魏父子危疑之時。乃能委曲調護。如此使翽能移此心說李儻等散兵歸農。豈不兩全漢之社稷不亡。而翽亦得爲完人矣。

華表年二十餘。爲散騎侍郎。同僚諸郎。共平尙書事。年少並厲鋒氣。要名譽。尙書事至。或有不便。故遺漏不視。及傳書者去。卽入深文論駁。唯裴不然。事有未便。輒與尙書共論。盡其意。主者固執。不得已然後共議。奏上。表在輕薄之中。而能用心如此。亦賢矣。同僚之心。本不要成事。表則視人如己。但欲成國家之事。所以能若此。

後魏源懷巡北邊。鎮將元尼須。與懷少有舊。貪穢狼藉。置酒請懷。懷曰。今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。非鞠獄之所也。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耳。旣而表劾尼須。世俗多謂公私不兩立。此大不然。所行若合道理。則公私兩全。否則公私兩失。懷與尼須旣是故人。及其劾奏之時。略無故舊之情。所以前後相異。只緣將公私作兩件看了。不知於故舊當明輕重。事若可以周旋覆護。須是隱蔽。以全故舊之情。若事不可隱蔽。亦當矜哀懲創。使之去職。庶或公不敗事。私不傷義。便是忠厚底氣象。然源懷蘇章事。雖與故人飲酒。似乎情厚。終竟發摘情實。便見其刻薄。蓋今日與故舊如此。則他日於君可知。隋煬帝在顯仁宮。有一主帥。私令衛士出入。帝付大理源師據法。帝令斬之。師奏曰。陛下初使殺之。自可不關文墨。此一段。若源師能與人君爭曲直。以生全人。似亦可喜。然謂初使殺之。自可不關文墨一句。大段害事。彼徒見張釋之爲廷尉。嘗如此說。故能全活人而不致曲法。不知旣如此說。若人君錯認了。

則謂我自可殺人。無人說得。亦不須下廷尉。是教人君任己意殺人也。大抵賞罰皆出於天而寄之人。君書曰。天討有罪。天命有德。則賞罰雖在君。實天寄之。而人君亦何嘗可自專哉。此一句。又須當細看。此事王肅亦嘗論之。

太宗一日問侍臣曰。當今何事最急。褚遂良進曰。太子諸王。早有定分。最急。遂良乘間而言。固是。然不能繼進其說。亦可責也。事君阿順者。固不足道。至若外畏公議。內爲身計。凡言一事。只是一次建明說過。初不問其聽不聽。行不行。及至事有失。則曰。吾向言矣。而君不聽不行也。豈非畏公議而又爲身計乎。然遂良固非如此。姑論人臣之大槩耳。

高宗謂郝處俊曰。朕嘗以秦法爲太寬。荆軻匹夫耳。而匕首竊發。始皇駭懼。莫有拒者。豈不由積習寬慢。使其然乎。處俊對曰。此由法急所致。非寬慢也。上曰。何以知之。對曰。秦法輒升殿者。夷三族。人皆逃族。安有敢拒者。逮乎魏武。法尙峻。臣見魏令云。京城有變。九卿各居其府。其後嚴才作亂。與其徒屬數十人。攻左掖門。魏武登銅雀臺。遠望無敢救者。時王脩爲奉常。聞變召車馬。未至。便將官屬。步至宮門。魏武望見之曰。彼來者必王脩乎。此由王脩察變知機。違法赴難。使各守法。必成其禍。故王者設法敷化。不可以太急。觀此。則知申韓之害於後世不少。然申韓之言。且曰。使人不忍欺。不若使人不敢欺。不忍欺在人。不敢欺在我。所以立法用刑。皆嚴峻。殊不知以法服人。其外若密。其中實疎。以德結人。其外雖疎。其中實密。

魏徵之得伸其用。房杜之功也。

楊椿戒子孫一段。大抵前輩老成教人。丁寧再三。自有忠厚遺風。周公作無逸戒成王。敦朴謹重。正父兄教子弟之體。後魏楊氏累世孝友。當時號爲名家人。莫能及。蓋緣老成之教不同。觀其布衣韋帶之語。可見前輩爲人如此。大抵朴素簡約。卽興之漸。奢侈靡麗。卽衰之漸。天下國家皆然。又如不與世家爲昏。亦是思慮得到。忽值其氣習不美。必爲所牽染。壞家法。前輩教子弟。每於微處防之。且如子弟別室私飲食。其罪亦小。所以必責之者。蓋以私心一萌。必至爭奪。異時爭鬪訴訟。皆一飲一食之積。本朝柳開仲塗記其皇考一事云。嘗呼諸婦列堂下。言兄弟本是同姓。只緣異姓婦人入門。教壞丈夫。所以兄弟不足。諸婦莫不戰慄。其所以詳責婦人。蓋欲使之知懼。其意雖是。然於理未盡。然不思孝友非男子獨有。而婦人獨無。只是無以感之。使男子之性堅定。婦人自當感化。豈有反敢構間。反爲轉移之理。楊師道爲中書令。太子承乾謀逆。事洩。與長孫無忌。房玄齡。同按其獄。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。與承乾通謀。師道微諷太宗。冀活之。由是獲譴。罷知機密。轉吏部尙書。師道貴家子。四海人物。未能委練。署用多非其才。而深抑貴勢。及親黨。以避嫌疑。時論譏之。大凡人立身行己。雖不可一端盡要之。不過就省力上求。始若省力上求。終必省力。始若費力。其終亦然。楊師道一向只做費力事。按太子之獄。使其欲脫趙節之罪。當直以實告太宗。則恕與不恕。在太宗都無後患。如此便是省力。想其微諷曲說。費力多矣。而不免獲譴。豈不可惜。其後又不能委練人才。卻乃強爲介直。過自嫌避。以此而觀。可見事事費力。使

其當時自知不能辭位不處。豈不省力也。大要人不可有機心。機心一萌。未有不爲窺測者。

皇甫無逸過於審慎。所上表奏。懼有誤失。必讀之數十遍。仍令官屬再三披看。使者就路。又追而更審。每遣一使。連日輒不得上道。議者以此少之。轉益州大都督。母在長安疾篤。太宗令驛召之。無逸性至孝。承問惶懼。不能飲食。因道病卒。太常考行。諡曰孝。王珪駁曰。無逸入蜀之初。自當扶侍老母同去。申其色養。而乃留京師。子道未足。何得爲孝。竟改諡爲良。以此二事始終看。無逸只是利祿之心重。謂之過於畏謹。蓋不足以盡之。惟其利祿之心重。故於上表必如此更審。其意不過恐得禍於君故耳。於他事未必如此審慎也。若事事皆爾。何以爲官。又觀無逸承問皇懼。不能飲食。道病而死。亦可謂愛母。入蜀之初。想其非不欲侍母以行。或其母自不欲去。亦不可知。無逸若能見母不行。自當舍官侍養。今旣不然。雖死何及。要之只爲利祿之心重。故雖有孝心。亦被利祿之心奪了。

#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二十

## 雜說

敬而無失。此言甚好。但體此理。便見得中。便見得易。鳶飛魚躍皆在。學者莫先遜悌。遜悌則心下。心下則平平。平則至公大同之理自見矣。

左右廂起於唐。本用李靖兵法。諸軍各分左右廂統之。自府兵法壞。京師變爲曠騎。謂之禁兵。諸道變爲長征。謂之鎮兵。昭宗之亡。禁旅盡矣。朱全忠以方鎮建國。遂以鎮兵之制。用之京師。是後京師軍有四廂。而諸軍兩廂。其廂使各掌城郭烟火之事。而軍旅漸有廂軍之名。自周世宗散於方鎮。寄招禁軍。別立營部。由是州郡始有禁軍。太祖作階級法。專治禁軍。而天下鎮兵。通謂之廂軍。教閱疎略。浸廢爲役卒矣。本朝承平時。尙有教閱廂軍。浙西尙有水軍。

漢武帝用兵。始有費闕。已後不聞。唐有長征兵。而闕乏。至于今。

孔子防範寬。孟子嚴。孔子如覆轆。孟子拔本塞源。孔子只言放於利而行。多怨。孟子言上下交征利。不奪不廢。

人言孟子師道嚴。孟子卻是寬。孟子答問有比爲管晏者。陋如彭更者。孟子必爲委曲說數百言。卻是寬。孟子去孔子方百餘歲。羣弟子便無能承當者。孔門高弟。是顏子。孟子高弟。只樂正子。孔子語顏子曰。吾



以汝爲死矣。相期如此。孟子語樂正子曰。子亦來見我乎。氣象可見。只爲戰國蘇、張之徒。富貴煽逼得人如此。

孟子教人。最於初學爲切。如第一章說利字。自古至今。其病在此。

國語釋詩。自古在昔。先民有作。溫恭朝夕。執事有恪。古曰在昔。民曰先民。先聖王之傳恭如此。此是自古聖人以心相傳處。非一人之私言也。如孔子告顏子曰。克己復禮爲仁。告仲弓曰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亦不是孔子自說。左氏云。志有之。克己復禮。仁也。又云。出門如賓。承事如祭。仁之則也。曰志。曰則。皆是古人相傳。乃知三代中。此氣脈不曾斷。

晉人初不知爲學。如王湛年三十。不爲叔父所知。兄弟宗族。皆以爲癡。王述年三十。尙未知名。人或謂之癡。此只是質厚尙能韜晦。如此。今欲爲學。亦須質厚始得。

子路、管仲、執賢。固是子路擇術正。管仲主功利。然須見得子路力量不同。子路只孟子與明道特拈出來。古人論人。直是事理俱到。

孔門諸弟子。若論趨向。固非管仲可比。使他見用。卻恐未必有仲事業。學者看古人。要須看得至此。警敏、恐害事。

坐談比臨事不同。

王子直前知客來。只是靜後如此。如一盆清水。無物不照。若濁後便不見。然亦須用力。方如此。若到聖人。

卻不要這個。

吉凶禍福之徵驗。無不可見。如聽笏、聽聲、聽鼓角、聽田中水、觀形色皆可以知之。乃知這個道理無不貫屬。惟流滯於一途者。則爲技術。故有驗不驗。若理會得統體者。卻不肯如此。

只是一個敬字。隨大小都用得。正容色、整衣冠。就此推而上之。卽易行乎其中矣。易傳若人看得他無長語。雖未爲精。亦稍得。

讀書無疑。但是不曾理會。

有病須是尋他病根磨治。始得。須是主客之勢分。

伊川中夜以思。不知手舞足蹈。不是歡喜。正是生生之本。

君子義以爲質一段工夫無窮。一字該他不盡。信以成之。貞固之謂。

今人說著一邊。便倒著一邊。學者要得他務趨平實。故指他日用中踐履處。令分明有個依據。然於引而不發。躍如也。這裏卻欠。若是易傳便無此病。

得主則定。王弼解利建侯。

君臣之間。不是不可說話。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。量主太淺。

秦之亡。只緣李斯患失。學者須是消利欲。

殺百萬生靈。亡數百年社稷。皆生士大夫之患失。

魚鳥本自親人。王詔初下西邊。魚皆水面上行。彼人不食。故也。五十年前。好話在衆中說。不好話在屏處說。五十年後。乃反此。

陶靖節詩云。代耕本非望。所業在田桑。今人立於天地之間。甚可愧作。彼歷敍飢凍之狀。僅願免而不可得。乃云人皆盡獲宜。拙生失其方。此意甚平。若近道者。未句云。且爲陶一觴。卻有一任他底氣象。便是欠商量處。此等人質高。胸中見得平曠。故能如此。此地步儘不易到。

有聚則有散。理之常也。須是將來統體看。不私這一個身。如此始得。言語不濟事。死生

生生不窮者。則未嘗亡也。散則氣耳。

了得者。都了得。不了得者。不獨一事。

正獻公奏疏。言語有力。又卻無鋒鏖。

人於日用中。細加觀察。要得動靜語默。皆如此。此地位甚難到。

不保其往。未須言他人。

天命匪謚。匪常。直是無可倚泊。

致知與求見不同。人能朝於斯。夕於斯。一旦豁然有見。卻不是端的。易得消散。須是下集義工夫。涵養體

察。平穩安帖。釋然心解。乃是。

周家封國八百。固是上下相維。本末相制。有道而王室尊安。雖無道亦便未能兼并得。其中自有總攝處。

如上卿命於天子。如買財於王。甚多如此。非一。故易控制。自東遷之後。此法漸漸不存矣。獲賊改官。若是依他格法。無緣得然。亦不可冒獲賊不改官之名。須依實供去。若是馬前三步捉得。雖改官亦無嫌。

子弟有不率教。當如何。曰。只當反求諸己。直是如此。始是教之道。

浩然之氣。須有集義工夫。則自生矣。今人一事無愧於心。胸中覺休休然。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。而況集義久而熟者。安得不浩然乎。

漢武帝窮侈。淫刑黷武。比秦隋。無幾。然秦隋亡而漢不亡者。要須深思。二世煬帝。只以下情不通。故亡。漢武下情卻通。只輪臺詔可見。外面利害。武帝具知之。國之存亡。只看下情通塞。

人須恭默思道。恭默是降下沈潛之意。降下便實。

人心惟危。人心是私心。道心惟微。道心是本心。精一是子細之意。既能精一。則信能執中矣。言此便說無稽之言勿聽。弗詢之謀勿庸。可愛非君。可畏非民。精粗本末。一滾說了。古人之言皆如此。

何處非道理。如中庸九經。言祭祀亦是。

問心與性何以別。答曰。心猶帝。性猶天。本然者謂之性。主宰者謂之心。工夫須從心上做。故曰。盡其心者。知其性。又問如何盡心。答曰。心體無量。今人何嘗能盡。須是與天地同。

或問量可改否。曰。何故不可。但言量大。尙有量在。若聖人則不言矣。

弘毅二字最好。今寬緩者必不能毅。發強者必不能弘。古人言大率如此。如言晉公子廣而儉。儉須是廣。不廣不成儉。臯陶謨言九德直而溫之類。都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。不然卻是病。

仲虺言天生民有欲無主。乃亂。惟天生聰明時乂。成湯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。若有常性。克綏厥猷。惟后意雖無異。觀此可見聖賢氣象不同。

國是二字乃不祥之語。

看書不可失於穿鑿。唐文宗言得美泉而止。此言卻是。

顯諸仁者。此理無所不在。視聽言動之間。以至于風雨霜露。庶物露生。風霆流形。無非教者。是之謂顯。是無非仁。卽此便是奧義。故曰藏諸用。

顏淵問爲邦。旣告以四代禮樂。又曰放鄭聲。遠佞人。鄭聲淫。佞人殆。便是健而無息之謂乾。與舜之罔遊于逸。罔淫于樂。同。

德是實有之。理是個體段。

爲學須識義利遜悌廉恥六個字。於此守之不失。爲善人。於此上行之而著。習矣而察。便是精義妙道。孫悌最切。便是堯之允恭。舜之溫恭。禹湯文武皆然。詩曰自古在昔。先民有作。溫恭朝夕。執事有恪。傳曰。

古先聖王之傳恭如此。言古而曰在昔。言人而曰先民。傳恭二字最好。如堯以是傳之舜。

自唐宇文融言利急於辦事。增置諸使。而正官皆閑了。如置轉運使。便奪了金部。倉部。權後來如劉晏身。

兼二十餘使。唐亦欲罷諸使。但才能不多時。又復置。此弊直至元豐改制始革之。且如當時吏部閑了。事卻歸審官院。及流內銓戶部閑了。事卻歸三司。禮部閑了。事歸禮儀院。刑部閑了。事歸審刑院。兵部閑了。事歸樞密院。六部名存實亡。諸司體統不正。故元豐不得不革。

或問湖北、廣西比來錢荒。但日納於都下。都下卻不發去。救之當如何。曰。莫若以粟帛爲賦。而不稅錢。此事極則須有人變之。無人變。則其勢自變。前代固有數路不用錢者。只爲錢荒之極。至此錢本助粟帛。以通濟有無耳。不是全仰他救之。本莫若力農。錢非所急也。古之爲國者。於要害都會之處。必貯穀粟。亦貯錢。萬一有方數千里之旱。則資錢以致粟於他郡。則民不告病矣。粟帛爲賦。不可以尺寸裂也。曰。大郡用粟帛。其零碎則以錢輔而行之。

管仲才高。亦不是無學。只是辦不得個不做。左氏載得他事。筆力甚高。儘有意。左氏亦才高。看得他親切。且如拈出他辭鄭太子華。及平戎於王。辭上卿禮兩事出來。則仲蓋有聞者也。與後來狐趙之流。甚不同。初用在高國之間。不與他爭權。二十年而後。有召陵之盟。全是養其氣。燄大而服楚。又服晉。但辦不得不做。故就小規模上去。聖人言小哉。一句道盡。

漢黨錮之獄。唐白馬之禍。生於相標榜。立崖岸。

讀書錄。須看累朝相承。其間有大綱目。一二十條。前後以此氣脈相承不絕。如不嗜殺人。如卹力役。如賑凶荒。如納諫諍。如幸大臣第。其中仁厚寬卹。固結人心。維持國勢處。皆是。此是大綱目。更五六朝。雖有

升降汗隆。此氣脈卻不絕。迨至熙寧。王氏用事。引用後生。皆不知此意。是祖宗相傳家法。故此等事。蕩然掃去盡矣。

學者推求言語工夫常多。檢點日用工夫常少。此等人極多。然或資質敏利。其言往往有可采者。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。而在我者躬行無力。又無以深矯其弊。

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。只取一時之便。不知變壞古法最不可者。租庸調略有三代之意。至楊炎時。只爲暴賦橫斂。名色之多。皆在租庸調之外。故炎都併來。均作二稅。二稅之外。不許誅求一錢。他卻不知如何保得後來不誅求。且如租庸調之法。尚在。自是無害於民。外有暴賦橫斂。只爲軍興窘急。及暴君汚吏所爲。使有賢君。使無軍興。則此等自可罷去。卻如何將舊法掃地壞了。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。最不可併省名目。名目既省。則後來復置容易矣。孟子言粟米之征。便是租。布縷之征。便是調。力役之征。便是庸。此三件自來源流如此。但古者或緩其二。或緩其一。至唐太宗都征了。

武后若越王貞事。成必須殺中宗。中宗未有失德。且天命未改。不可廢。

荀賤東坡所論。殊不近事情。許多時在曹操處。豈不見德。只爲大功已爲董昭有。雖不自殺。操且殺之矣。甯武子不是無事人。爲韜晦。所以能周旋彌縫也。

訓注之事。若成渠亦自有變。

自古淫亂。必召夷狄。自幽王以下皆可數。

不得於心。勿求於氣。可得也。不是深可。

配義與道。配合也。此論氣之體用。

從容則子房。而正大則孔明。

寬大而縝密。孔明。

性本善。但氣質有偏。故才與性。亦流而偏耳。

爲之兆也。兆者。卜其用否之謂也。

操舍便見真妄。

不愧屋漏。則心安而體舒。此言果是好。此非但謂處於無人之地。凡口然而心不然。而念慮間有萌動處。皆是。

顏真卿讓賀蘭進明。此是書生顧辭讓爲好事。卻是開於事機。

項梁死後。義帝便能收兵柄。部署諸將。亦未是了不得底人。只是用宋義誤了。

項羽殺義帝。正是爲高帝做了不好底事。

高帝入關。正是秦之重兵皆在趙。故如入無人之境。

讀書且理會得文義未。說道便到精微。且得他心路教細。

辭受之際。若不受。更不須與人商量。若受時。卻更商量。



人多是據他資質見定。

孫策不死，與固不可知。亡亦未可知。蓋不爲保江東之計。若使待得曹操死，則可逞其志。切須理會儉德。

己欲立，己欲達，立是立得住，達是做德行。無阻礙，須是合道理。立得達得，不然私意欲立欲達，以此待己待人，則淪於自恕恕人，入姑息委靡之弊矣。何事於仁事者止之謂也。是一句必也。聖乎堯舜，其猶病諸。聖猶有遺恨。

昔人言白馬非馬之說。若無白馬在前，則儘教他說適有牽白馬者過堂下，則彼自破矣。如三耳之說，我若隨之而轉，則必爲所惑。惟自守兩耳之說，則彼不能眩矣。

一尺之捶，日取其半，萬世不竭。其說謂自一尺至一釐一忽，無不有半。推廣尋丈以上，皆如此。所以謂萬世不竭，此亦有理。

今人只在水中坐，卻說入水不濡。在火中坐，卻說入火不熱。古人說不濡，卻不曾入水。說不熱，卻不曾入火。

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，壞國家十分之利。

聖人之心，如處空谷之中，靜室之內，苟有一動一靜，無不卽知。常人之心，如處市井，雖大聲疾呼，亦且不聞。

語有力而不露鋒芒者。善言也。自孟子以後。無如易傳言近而指遠者。

情便是性。波便是水。李翱卻分作兩段看了。宜乎當時釋氏之盛。只緣吾黨無人。反爲釋氏所譏。

論孟精義。可以見伊洛各人工夫。

易傳最難看。心氣稍不平。意思稍不在。便看不見。直是易得蹉過。

韓愈讀墨少作也。

伊川易都不偏。

律令格式。自本朝別律而出之曰刑統。加以勅曰勅令格式。勅只是

書。此殊未然。人之法。便是人情物理所在。若會看得仁義之氣。藹然在其中。但續降者有時務快。多過

法耳。

讀六經。不可不參釋文點檢。如曾子聞之。瞿然曰呼。呼音虛。呼與虛相去遠矣。釋文作曰吁。此決知呼字

者誤。又如言乘丘之戰。馬驚敗績。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。按乘丘之戰。魯勝也。無敗績之事。但當時

止是馬驚敗耳。初不預軍之勝負也。如此類。皆是後人誤有增加。又如言子有亂臣十人。或者以爲子

無臣母之義。按釋文。止作子有亂十人。無臣字。

以立志爲先。以持敬爲本。

就正身治家上理會。最是親切處。

人之良心。飲食居處之間。未嘗不在。但不能察。只爲這個道理無已時。

常以晝驗之。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。夜考之。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。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。唯

此最可驗學力。

今之學者之病。不是弱。是小。

千里外。尚可以虛聲動。若日夕所親近。最可驗學力。未有孤立理。須有比我者。

看經書。須是識他綱目。讀易只識個易。便是綱目。

明道不肯二日除服。一府相視。莫敢除者。畢竟是理是。

是者舉世非之而不顧。

仕宦須脫小規模。一仰羨官職。二隨人說是非。三乘空接響。揣量測度。四謂求知等事。爲當爲之事。

在人疑。當予在己疑。當棄。

爲學當自四事起。飲食衣服居處言語。此最是爲學切要處。中庸大學只是此道。

看書須存長久心。

良心起處。要接續。乍見孺子入井處。

始焉毫髮之差。終焉天地之判。則公私見矣。

天下只有一個道理。

在己之過。有心點檢。己是不是。然初開亦不可不點檢。

人須當做一個人。則爲學是合做底事。止緣資質薄。志趣狹。抵當不過。遂覺衆中容他不得。不知何必如此。

要識見明。如何。且看仁字以博愛之謂仁。與樊遲問仁。子曰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雖之夷狄。不可棄也。一段同看。看得仁。則識見自明矣。

欲爲善人君子。而後爲學。是先立標的於外。非自然然而也。非自然然而然。則有時而息。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知天理之自然。則無時而已矣。

身正而家未正。必是未能感格。

讀書熟處。放下須到生處。

初學欲求義理。且看上蔡語闡。伊川易。研究推索。自有所見。若荆公新說。張綱書。劉君舉詩。耿南仲易。方馬。二氏禮記。陳晉之孟子。張子韶論語。呂吉甫莊子。皆不當看也。

持養。體察。主敬。致知。觀過。

要知病處。須日用閒體察。

初學最怕錯認。最怕見理未明。且放過。稊稗。

初學唯以樸實篤信爲主。

反覆論難。

有味在無味中。

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。則怠惰之心生矣。怠惰之心生。不止於悠悠無所成。而放僻邪侈隨至矣。學者最不可悠悠。

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。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。及一旦遇事。便與閭巷人無異。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。便能終身服行。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。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。

人心皆有至理。惟講說則能興起。

做事須是著實做。暴戾者必用力於和順。鄙吝者必用力於寬裕。而後可以言學。

學者之患。在於諱過而自足。使其不諱過不自足。則其成德。夫豈易量。譬諸人之成室。方其作也。一柱之不良。一梁之不正。斤削斲刻之或失。其道唯恐旁觀者之不言。隨言隨改。隨改隨正。略無所憚。其心以謂吾知良吾室而已。凡所以就其良而去其不良者。無所不至。此善學而遜志之說也。若夫聚不良之木。用不良之匠。爲不良之室。專心致志。自以爲是。而以人言爲諱。及其成也。自以爲是。惟恐人言其非。如此。則必至於頹敗而後覺悟。豈不哀哉。

有以繼母難事者爲問。曰。在盡其敬順而已。因歷舉程先生解蠱卦九二。與胡康侯解春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事。相表裏爲證。

或問人無祖產。後來自買田產。而兄弟欲分之。奈何。曰。身也者。父祖所生之身也。身爲父祖有。而財非父祖之財乎。

或問人爲學多爲事廢。奈何。曰。正當幹事時。占時節多。時節本不多。只爲事未到時。心先忙事。過後心不定。所以占時節多。

人能以科舉之心讀書。則書不可勝用矣。此無他。以實心觀之也。

主一之謂敬。無適之謂一。不是又有個一把來做主。纔無適。卽是主也。

張荊州之教人也。必使人體察良心。以聖賢語言而見之行事。因行事而復求聖賢之言語。

敬之一字。乃學者入道之門。敬也者。純一不雜之謂也。事在此而心在彼。安能體得敬字。大學曰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蓋非特一事當然也。凡事皆若是而後可。

爲學只要信得及。信之及者。雖識見卑。過失多。習氣深。日損一日。無不變也。信之不及。雖聰明才智。徒以爲賊身之具。無術以救之。

人須是令聖賢格言。不間斷於此心。方能有益。

心是活物。流而不息。故舜跖之善利。同一孳孳。

自無所見。因人而有警者。不足恃。

或問平時自省。自謂無過。然遇事接物。卻多流動。事過後。卻追悔。如何。曰。正當發處。不要放過。須是辨認。

賓主交分曉。但使善心爲主。私意爲客。卻不妨。若私心爲主。則善心乍發而復蔽矣。學須是識賓主。學者平居相聚。最爲有益。然亦須是於朋友攸攝。攝以威儀。處下工夫。不然。則至於忘形骸。相爾汝。豈唯無益。所損實多。

天下物各有似不善學者。祇得其似。

觀起之早晏。可以卜人家之興替。書曰。夙夜浚明。有家。

學者須是有敬然興起之意。方能有進。如敬修其可願。可欲之謂。善不知味。後如何進德。

學者須是心不外緣。易曰。君子學以聚之。

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。則可見其平日工夫。亦是悠悠泛愛衆。而親仁居是邦也。事其大夫之賢者。友其士之仁者。古人之於師友。其切如此。

看史須看一半。便揜卷。料其後成敗如何。其大要有六。擇善、警戒、闢範、治體、議論、處事。大抵人之爲學。須是一鼓作氣。才有閒斷。便非學矣。所謂再而衰也。

或問謝太傅公何不教兒。曰。我常自教兒。此語極好。蓋朝夕之所示者。無非教也。

己怨 言徐 氣冲

凡世俗所謂不妨有例。不見得。未必知。衆人都如此。也是常事之類。皆不可聽。

凡不善之事。猶易改。若賢者之過。自以爲是。卻難掃除。

胸中存留悔心。極害事。且如賈誼號爲通達。及觀長沙之賦。悲憂傷撓。無一念閑。竟以是死。夫梁王墜馬以死。固當自責。然豈遽至於殞身。胸中有滯礙處。故必至此。如鸚鵡賦。視其言非不洞達。死生之理。然誼實只以此自廣。又何嘗廣得分毫。

學者不進則已。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。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。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。成心亡。然後知所疑矣。小疑必小進。大疑必大進。蓋疑者不安於故。而進於新者也。

義理與客氣常相勝。只看消長分數多少。爲君子小人之別。

或有言病太剛太直者。先生曰。剛無病。所病者。乃暴而非剛。直無病。所病者。乃訐而非直。

工夫疑阻。則無復積累。

前面常要寬。莫教窒窄。

安晏而血氣不惰。東理也。昏昏則惰而不精明矣。東別也。勞勩而容貌不枯。好交也。厭倦則容貌枯矣。好交云者。欣然與事物交而非勉強也。

戒慎固是要切工夫。龜山中庸所謂見此則知所以戒慎恐懼。此之一字。當深玩也。或問體察良心。如何是體察。云。體察上著。如何不得。又問。今若欲用工。畢竟體察是如何。云。看他所起處。又問。今人良心雖不能盡識。縱有自謂識之者。雖欲看之。竟以不見而止。畢竟如何方可以看。云。持養之功甚切。若不知敬以直內之理。方良心未發。豈都無所事。

心之官則思。官字最好看。



看史非欲聞見該博。正是要識前言往行。以畜其德。大抵事只有成已成物兩件。盡者事也。象止說振民育德。前時亦嘗作六事看。如儆戒。擇善。闡範。議論。處事。治體。要之止是兩件。然兩件又卻只是一箇成字。史亦難看。須是自家鏡明。然後見得美惡。稱平。然後等得輕重。欲得稱平。鏡明。又須是致知格物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。只是存養。

爲學須是以聖人爲準的。步步踏實地。所以謂學不躐等。

須是尋病源起處。克將去。若強要勝他。克得一件。一件來。要緊是觀過。人各有偏處。就自己偏處。尋源流。下工夫。克只是消磨令盡。所謂見明曰消。如揚子云。勝己之私之謂克。恐未盡。又云。要知病處。須是日用間常體察。

初學須是去整齊收斂上做工夫。

爲學只爲放過去多。因舉孟子攘雞一段。須是不放過。始得。人才說這次且恁地。後次改。此等人後次定不會做。

凡人之一身必有事。未及第時。謂科舉妨爲學。已及第後。又爲做官。爲治家。幾時得無事。

或言做事做了。方覺不穩。先生云。只是不曾常常體察如何。做時不覺做了。方覺不是。若曾用工夫。人才做。便覺不是。又云。當忽然覺不是時。便見良心。才思量計較如何。是不是。便差了。

或問。今欲作一件好事。衆人皆謂不然。如何。先生云。只是自家誠意未至。又問。衆人做底不做。衆人說底

不說便覺突兀。如何。先生曰。這個裏面有一毫。外面見一毫。不可揜。須做合當做底事看。始得。若有一毫欲異衆。外面形迹便露。此極可驗。

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。這裏不治。如何是爲學。堯稱舜讓以天下。如何。止說刑于二女。四岳舉舜。不及其他。止言克諧以孝。若是今人。須說舜有經綸大業。濟世安民之事。欽哉兩字最要。看看得這個。便見得天命不易。

致知力行非兩事。力行亦所以致其知。磨鏡所以鏡明。

爲學須存不己之心。持養之功甚妙。常常提起。自有精神。持養之久。自有不可揜者。當以居敬爲本。問誠敬兩字有異否。云。只是一般。所謂存誠存便是敬。

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。風俗是誰做來。身便是風俗。不自去做。如何得會好。

觀書不可徒玩文采。要當如藥方酒法。求其君臣佐使互相剋制。有以益吾身可也。

舜格于文祖。詢于四岳。明四目。達四聰。方說出治天下規模。如食哉。惟時蠻夷率服之類。此是聖人之治天下手段。必先資諸人。而後展出規模。後世興王之君。卽位之初。必自用。如高祖一入關。便約法三章。晉悼公一卽位。亦便自用。

文帝先天下以敦樸。而昵鄧通。蔽而不可曉者也。後賜予無度。而至放錫。之以銅山。尤不可曉也。唐太宗歲斷死罪二十九人。自以爲至少矣。而不知所縱囚三百九十人。亦未爲甚少也。

後世小人豈無七八分是正者。但其一二分。乃是真邪。本跡發露處。如李楊嗣復之類是也。如李林甫輩。則無是矣。

魏元忠攝冢宰。爲武三思百戶實封所動。恐無此理。爲人所毀。若捧制感咽。則有之。夫以元忠不爲死生所屈。豈爲百戶而動心乎。此與裴度之事敬穆相類。

長孫無忌之於吳王恪。王猛之於慕容垂。若此者。自以爲有意於忠國。而不知非所以爲忠也。予其殺。非遽殺也。正如今法當行處斬。

正倫理。篤恩義。此二句極要推廣。天尊地卑。卑高以陳。而下正倫理也。風以動之。雨以潤之。下篤恩義也。凡聽訟不可心先有所主。以此心而聽訟。必有所蔽。若平心去看。便不偏於一曲。直自見。

凡人有所干求。不可須便說。不可含糊。

凡人使人須度其可行。然後使之。若度其不可而強使之。後雖有可行者。人亦不信。且如立限令。三日可辦。卻只限一日。定是遠限。其勢不得不展。自此以後。雖一日可到之事。亦不信矣。

與人交際。須是通情。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。豈能感人。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。則情自通。

兩人不足。自處其間。甲必來說乙不是。乙亦來說甲不是。若都不應和人。將以爲我深。或以爲黨。在應和之語。須是如與甲同坐。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。

聽人說話。或有不中節者。亦無都不應答之理。說十句中。豈無一句略可取。將此一句推說應之。亦於其

人有益

今世有短處可數。便是第一等人。

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。須識得所以輕。所以重。方得能惡衣惡食。在衆中不愧。方可。儉與吝。只爭分毫。

欲窮理而不循理。欲精義而不徙義。欲資深而不習察。吾未知其至也。

謝師直爲監司。明道作簿。每謂人與明道說春秋。猶以爲是。至說易。都無一句是。伊川謂二公深知易者。也。以主簿而敢言監司不是。監司能受主簿之言不諱。此最當看。不會看者。只見監司主簿相與議論。下便是易。但不知師直能體其所自發處否。

前輩謂公近仁。

過在失而不在復。最要詳玩。人但能常存初悔時一念。則豈至貳過。惟其失此悔心。故爲危。類復厲。讀書不可襍。

人之於學。避其所難。始爲其易者。斯自棄矣。夫學必至於大道。以聖人自期。而猶有不至者焉。善學者之於心。治其亂。收其放。明其蔽。安其危。守之必嚴。執之必定。少怠而縱之。則存者亡矣。百工治器。必貴於有用。器而不可用。工弗爲也。學而無所用。學將何爲也邪。

編憲範。或欲冠家人卦爲首。先生云。才拈出。卻滋味短。六經之中。何處不是家人卦。不獨在家人卦。不若

止依次序，卻自穩。

處家之道，導之以禮義，示之以禮法，養之以恩意，雖肅遜悌之風，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，苟或未然，則聚族既衆，羣居終日，當慮者豈止一事哉。

大抵爲學不可令虛聲多，實事少，非畏標榜之禍也。當互相激揚之時，本心已不實，學問已無本矣。人之相與，雖道合志同之至，亦不能無異同。且如一身早閒思量事，及少閒思之，便覺有未盡處，蓋無緣會無異同。

臨事常思不中，不遠矣。

問學之講，自孟氏後，直至本朝方大明。處今之世，而熟聞前輩之已講，可謂大幸。但只爲聞過便了，所以不得力。

徐仲車先生不肯娶，恐不與己同心事母。後有路振者，力勸其不可無後，遂以女妻之，生子名曰路兒，此固正矣。然亦未爲中節。

平居數日，凡所思量，多近於理，只爲此念不續處多，而臨境忘了。今若要下工夫，莫若且據所聞，亦須得力。

明於內而巽於外，是非取舍，不可不十分明盡。然行之則當巽。凡書所言慍，皆非忿怒也。止憂悶之謂。如言憂心悄悄，慍於羣小，豈可以怒言耶。

桓沖憂晉室之危。而謂吾其左衽。及堅敗。沖慙恨而卒。夫沖所以憂晉之左衽。乃事理之當然。初不足爲過。澠水之捷。亦幸而已。使沖言果驗。晉之辱也。使沖之言不驗。則晉之榮也。沖於此喜而不寐。可也。尙何慙恨之有。夫沖所以慙恨者。豈有他哉。不過恥其言之不中耳。然推是心而充之。則極害事。楊國忠之於安祿山是已。此誠可爲深戒。萬一沖之言果驗。吾意沖之未必能死也。

侯景欲降。梁武意猶未決。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。無一傷缺。今忽受景地。脫若紛紜。悔之何及。朱异揣知上意。云云。上乃納景。其語雖若不欲受。而欲受之意多。故异揣知上意。非是不要受。是特尙懼爲害耳。人一時權職。不宜引嫌。便當以正官自處。且如宰相作知州。承務郎作通判。時暫權州。便當以知州自處。但不可妄有支用耳。

內有輕刑之名。外有殺人之實。非也。初時自然如此。到後來方能盡善。

釋氏慈悲過當。枉尺直尋。處甚多。

顏氏家訓。雖曰平易。然出於胸臆。故雖淺近。而其言有味。出於胸臆者。語意自別。

李光弼略有徘徊之意。而大將田神功等。遂不稟命。因此憂鬱而卒。大抵爲善必盡其極者。則我無所顧。而人亦安之。爲惡亦然。如當時亂臣賊子。稱兵宮闕。擅權枉法。而軍士爲之盡死力者。比比皆是。光弼焉有此風耶。特一時畏死。而狐疑其行耳。然大將遂不稟命。蓋光弼善人也。其大體已正矣。惟末後一節錯。而人因得以脇持之。欲治之則不能。欲不治之則不可。首鼠狐疑。其迹益露。此尤爲爲善未盡。而

一出入焉者之戒哉。事不可生，亦不可厭。

南軒曰：心在焉則謂之敬。且如方對賓客談論而他有所思，雖思之善，亦不敬也。纔有間斷，便是不敬。君子思不出其位，此位隨在隨有。如對客時，只是對客底位，舍而他思，卽是出其位也。

孔門問仁，問孝處多。蓋孝最是爲仁親切。

伊川在涪，衣冠雖不華盛，而極於整肅。飲食雖不豐厚，而極於精美。五峯見客，正冠。

或問五峯何以爲學，曰：求仁。何以求仁，曰：居敬。何以居敬，曰：心不在焉，是謂不敬。

今人習氣深重，天理昏隔，本是順，今卻是逆。若能於逆處用力，卽是順。

與人相與處，最當理會降意兩字。不降而升，小則忿怒，大則暴戾。

張釋之，于定國，爲廷尉。民以爲不冤，而鬪錯之誅，無少長同產，皆棄市。趙、韓、楊之死，皆不厭衆心。其持

心平恕，固是一君子長者。苟其不計人主之喜怒者，自能盡其平允。緣不曾透得利害禍福關，緩急如

何作得主宰，以此見有資質者，不可不學也。

處家之道，須是量度人之根器，固是綱紀不可不正，且肅。恐有人受不得時，卻是敗壞。譬如水滿平堤，便

須量其勢，放一二板水，以泄其盛。不然，崩潰四出，不可救矣。處家平時不放一分，他日卻用放五分，不得。

敬字最難形容。謝上蔡釋食不語、寢不言，曰：聖人存心不他，爲物之終始，與事在此而心游於彼者異。此

卻相近。

伯父太史說經。唯讀詩記爲成書。後再刊定。迄於公劉之首章。尙書自秦誓上至洛誥。口授爲講義。其他則皆講說所及。而門人記錄之者也。伯父無恙時。固嘗以其多舛。戒勿傳習。而終不能止。伯父沒。流散益廣。無所是正。然其大義奧旨。蓋猶賴是以存。而此編則先君子嘗所哀輯。不可以不傳也。故今仍擔舊錄。附益次比之。不敢輒有刪改。若夫聽者之淺深。記者之工拙。則覽者當自得之。喬年謹記。





月樵都轉與柏心共有勘校之役。暇時詢諸都轉。貴郡兵燹後。鄉國先賢遺刻蕩盡。若呂成公集。猶有存者乎。都轉歎曰。梓本散亡。方搜索不可得。柏心家中適有藏本。因取授。都轉卽欣然徵匠。付之剞劂。按金華城中。舊有麗澤書院。爲成公講論會友地。其宗旨以關洛爲本。而切磋於元晦。敬夫。閒。婺之正學。實自成公導其源。今都轉復爲刊行全集。俾邦之人服膺探索。成公之學。其自此復昌乎。刻成。都轉屬柏心紀其事。載諸卷末。同治戊辰秋仲。監利王柏心跋。

